

从2014年迎回首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讲解接待科科长王春婵连续8年参加烈士遗骸迎回安葬工作——

“让每一缕思念都能安放”

■赵雷 张晓玥 冯名虎

“对不起,我先接一下电话。”

9月7日,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讲解接待科科长王春婵在忙碌中见缝插针地接受采访。

3日上午,随着第八批10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已有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归国安息。这些志愿军烈士大多是无名英雄,确认他们的身份是烈士、老兵和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此次安葬仪式结束后,带着相关资料来采访的群众比平时多出好几倍,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也非常多,还有很多烈士家属来信来函咨询。面对每一次询问,王春婵和同事都通过电脑查询信息,到英名墙逐一核对,尽快予以回复。

“对我们来说,电话沟通只需要几分钟,但对烈士家属而言,可能是他们多年寻找后仅存的希望。”从2014年迎回首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至今,王春婵已经连续8年参加烈士遗骸迎回安葬工作。“英名墙上刻满了烈士的名字,他们是父亲、儿子、兄长,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忠魂,更有许多沉甸甸的思念。作为烈士的守护者,我们要在工作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每一缕思念都能安放。”



有一个笔记本,他在笔记本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没有别的。为全人类的解放、永久的幸福生活,将我的全部精力,甚至生命(贡)献全人类,以求实现伟大的理想。”

看到这段话的那一刻,王春婵的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她有了更深的认知。

王春婵在陵园工作了17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她发现,陵园里有不少烈士没有亲自来祭扫过。

怎样帮这些烈士找到亲人?从2008年开始,陵园和当地媒体联合发起“期待重逢·寻找烈士亲人”活动,许多烈士亲属陆续与陵园取得联系,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扫。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7师21团1营3连排长的王守正,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他的女儿、61岁的王先侠来陵园祭拜父亲时,王春婵全程陪同。王先侠在父亲的墓碑前长跪不起,痛哭不已:“爸爸,我找了你整整57年,经常在梦里和你见面。今天,我给你磕57个头。我想告诉你,这些年,我有多想你……”

王先侠哭着在父亲墓碑前磕了57个头。王春婵站在她的身后,同样泣不成声。

一个烈士的名字,就如一根红线,一头牵着祖国,一头连着家人。“期待重逢·寻找烈士亲人”活动持续了多年,先后帮53位烈士找到亲人。

自2014年起,王春婵和她的同事们还承担起一项重要任务,对回国烈士遗骸附随的遗物进行整理和登记造册。

“量尺寸、拍照、登记,工作量很大,但我和同事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进行这项工作。”王春婵说,当红色的印泥重新覆盖印章上烈士的姓名,“英烈们的生命仿佛又鲜活起来。”

通过整理遗物,王春婵和同事希望尽量还原遗物主人的经历和习惯。通过棺槨中的一支钢笔,他们推测烈士生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判定烈士身份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对遗物中鞋底形状、磨损程度的分析,他们借此推断战场的惨烈程度及烈士英勇战斗等情况。

在这些烈士遗物中,有关部门以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为线索,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检测等方式,最终确认了数位烈士的身份。

前不久,吴玉成在陵园的英名墙上,找到了伯父吴雄奎的名字。吴雄奎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他的遗骸于2020年从韩国迎回,通过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DNA信息比对找到了他的弟弟吴奎佛。已经81岁的吴奎佛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前来,特意让儿子吴玉成代替他来看望哥哥。

安葬仪式结束后,吴玉成提着一袋产自老家福建闽侯的橄榄祭拜伯父,那是父亲专门叮嘱他带来的。“父亲说哥哥70多年没尝过家乡的味道了,一定要带给他尝一尝。”吴玉成说。

“目前,我们已对前七批遗骸附随的数千件遗物一一登记造册,建立了电子档案。”王春婵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细致有序地对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物逐一进行甄别、整理、登记造册,并录入文物管理系统进行数字化保存。

连日来,王春婵仍会接到很多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请他们帮忙寻找烈士的下落。许多把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当作寻亲最后希望的烈士家属,在这里圆了梦。那些萦绕他们心头大半辈子的思念之情,终于在刻满烈士名字的英名墙前,找到安放之所。

“国家在行动,我们在努力,为烈士寻找亲人的行动不会停止!”王春婵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图①:9月3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礼兵护送烈士遗骸入墓。

图②:烈士家属来陵园祭扫烈士时,特意带来家乡的黄土和特产。

图③:王春婵(右一)和同事细心整理志愿军烈士遗物。受访者供图

是父亲专门叮嘱他带来的。“父亲说哥哥70多年没尝过家乡的味道了,一定要带给他尝一尝。”吴玉成说。

“目前,我们已对前七批遗骸附随的数千件遗物一一登记造册,建立了电子档案。”王春婵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细致有序地对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物逐一进行甄别、整理、登记造册,并录入文物管理系统进行数字化保存。

连日来,王春婵仍会接到很多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请他们帮忙寻找烈士的下落。许多把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当作寻亲最后希望的烈士家属,在这里圆了梦。那些萦绕他们心头大半辈子的思念之情,终于在刻满烈士名字的英名墙前,找到安放之所。

“国家在行动,我们在努力,为烈士寻找亲人的行动不会停止!”王春婵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图①:9月3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礼兵护送烈士遗骸入墓。

图②:烈士家属来陵园祭扫烈士时,特意带来家乡的黄土和特产。

图③:王春婵(右一)和同事细心整理志愿军烈士遗物。受访者供图

动态·一线传真

初秋时节,山东省济南市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工作人员分赴济南市120名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走访慰问,了解前段时间针对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帮扶工作的落实情况。在天桥区退役军人张玉清家中,他们收到了老人亲笔写下的书法作品“情系老兵,温暖人心”。因为该基金会的热心捐助,张玉清在一次白内障手术后重见光明。

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济南近年来多措并举,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为退役军人提供多样化服务。2020年4月,山东省首家以退役军人为服务主体的公益慈善组织——济南市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成立,积极探索做好退役军人多元化、个性化帮扶援助工作。

成立伊始,该基金会首先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农村籍退役军人身上。他们年纪较大,许多人身体多病,家庭条件困难,需要更多的关怀。

2021年1月,该基金会联合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发起“老兵御寒计划”,为济阳区、天桥区、历城区等地100多名65岁以上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送去“老兵御寒包”。一件件棉衣、一双双棉袜、一套套棉被、一个个暖水袋,既温暖了老兵的身体,也温暖了他们的心。工作人员在走访过程中,还及时了解老兵的所想所盼,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平阴县89岁老兵李玉勤,参加抗美援朝时腿部受伤,随着年龄增长行动愈加不便,基金会工作人员前来慰问时,他热情地拄着拐杖相迎。时隔不久,基金会工作人员再次上门,为他送去一辆崭新的电动轮椅。老人坐上轮椅体验一番后,就把拐杖放到一边,高兴地说:“这真是鸟枪换炮,得劲儿!”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捐赠都“来得及时”。南山区92岁老兵高清祥两口平时喜欢看电视剧,但家中电视已经用了几十年。走访人员了解情况后准备送去一台新电视时,却得知高清祥因病去世的消息。为此,他们很是内疚。

“老兵为保家卫国奉献了美好年华,现在他们进入暮年,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该基金会发起人周春卫表示,许多老兵饱经战火或曾服役于艰苦环境,身体受到影响,晚年生活不易,关爱老兵等不及也拖不得。

为了关爱困难退役军人的身体健康,该基金会依托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泉城老兵爱眼光明”活动,先后资助近百名罹患白内障的老兵实施手术,为2700多名退役军人和家属进行了健康体检。

随着这项活动的深入开展,该基金会又将关注焦点投向听障老兵。自2021年3月以来,按照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统一部署,该基金会与

关爱老兵,等不及也拖不得

■毕华明

山东省济南市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为困难退役军人送温暖

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和北京一家公益基金会合作,组织开展“泉城老兵听力关爱”活动,目前已为224名老兵赠送了助听器。

90岁高龄的李祖晋是一名老八路,身上有10多处伤疤,听力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因受伤受损。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听力越来越差,佩戴了该基金会赠送的助听器后,老人又能听到清晰的声音,笑得合不拢嘴。

“老兵的心愿,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该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张国防表示,基金会的志愿者团队常年在一一线走访慰问,哪里老兵有需要就去哪里,就是想把好事办到老兵心坎上。在“泉城老兵爱眼光明”和“泉城老兵听力关爱”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该基金会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免费口腔疾病诊治的活动也将启动。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在社会的关心关爱中感受到温暖和尊崇。

下图:济南市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工作人员走访慰问长清区农村籍退役军人。韩笑摄



老兵三舅

■徐玉向

小时候,我经常听家人提起远在吉林的三舅,讲起他的传奇经历。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家住安徽凤阳的三舅和老舅去县城办事,在街上看到抗美援朝的征兵标语,三舅二话没说就去报名,不久便登上北上的火车。他临走时从车窗扔给老舅一双旧布鞋,对他说:“跟我爸讲,我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了!”就这样,三舅没跟父母告别,就随部队开赴朝鲜。那年他才19岁。

因为战事紧张,三舅很少给家里来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三舅随部队暂时留在东北。他每次回老家探亲,都会被亲友团团围住,让他讲讲在朝鲜的战斗故事。“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个俯冲下来,子弹像冰雹一样砸过来,连长冲上来把我们几个新兵按倒,他自己的大腿却被子弹射穿,血汩汩往外冒,不一会儿棉裤就湿透了……炮弹就像一个柳条编的笆斗,落在

地上就裂开房子那么大的坑……”众人听得手心直出汗,却都不愿走开,隔一会儿又让三舅接着讲。有人悄悄问他:“你当时怕不怕?”“飞机大炮谁不怕?但再怕也得跟美国鬼子干,不赶走他们家门口就别想清静!”

三舅回到东北后,领导找他谈话,他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后来复员去了吉林铁路分局机务段,在陌生的城市安家落户。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向国家伸手,和舅妈拉扯4个孩子咬牙挺了过来。去年,三舅因病去世,表哥说三舅住院时一直托人查找抗美援朝的资料,反复观看抗美援朝的老电影。或许,为祖国和人民上过战场的老兵,都会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重温人生最深刻的记忆。因为那里有他的战友、他的青春、他的使命……

告别军营 留下真情



8月30日,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的3位退役老兵,特意来到南京市鼓楼区市民广场献血点,以无偿献血的方式向军营告别、向“第二故乡”告别。

倪超摄



近日,南疆军区某团组织退役老兵来到该团共建单位巴拉玛斯村,与帮扶的村民深情告别。

刘程摄

两位抗美援朝老兵时隔69年“云重逢”

“替牺牲战友多看看盛世中国”

■李弘非 何繁

9月2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专机护送接回祖国。英雄在祖国大地安息,牵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也勾起两位抗美援朝老兵吴非远和张启田的难忘记忆。这一天,两位老战友在时隔69年后“重逢”。

“老首长,你好!”屏幕那头,91岁老兵张启田坐在医院病床上,慢慢抬起颤抖的右手敬了一个军礼,泪水滴满脸颊。

“你好啊,老战友!”屏幕这头,江苏南京的95岁老兵吴非远特意穿上一身笔挺的老军装。望着屏幕里老战友苍老的面容,他眼角湿润,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前不久,家住山东枣庄的张启田在网上看到吴非远讲述参加抗美援朝经历的一段视频,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找到这位老战友,于是有了这次“重逢”。

两位老战友自从1952年在抗美援朝战场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你还记得沈灿吗?他是咱们营的教导员,当年在战场上教了我很多东西,离开部队后,我找了他好多次都没有找到。”张启田操着一口山东方言问道。

“沈灿我记得!是我们浙江余姚人。他去世了,不在了。”吴非远回答。

两位老人都有些耳背,交流需要通过旁人的“翻译”,但依然聊得不亦乐乎。只是在聊到长津湖战役时,他俩不

约而同地放慢了语速。

1950年11月,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进入朝鲜。吴非远时任20军60师179团1营副教导员,张启田是营部通信班的一名战士。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拉开序幕,179团担负截击“联合国军”一支特遣队的任务。看到敌人的坦克、汽车沿着公路浩浩荡荡开过来,吴非远指挥部队迂回进攻,通信员张启田冒着枪林弹雨来回穿插,第一时间把营部命令报告给指挥员。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俘虏敌军近500人,击毁缴获坦克、装甲车等74辆,各类火炮20余门。

“很多战友都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胜利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党中央多次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运回国,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啊。我们只是战争的幸存者,那些成千上万英勇牺牲的烈士才是真正的英雄!”吴非远感慨道。

“是啊,当年在朝鲜战场真的很艰难,看着战友们一个个离开,我很心痛。今天能和老首长见一面,也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张启田哽咽地说,“老首长,你要保重身体!”

“老战友,你也要保重。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替牺牲战友多看看盛世中国。”两位老兵对着屏幕,再次庄严地互敬军礼。他们饱含热泪凝视对方,敬礼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